憺園文集

惰園文集卷第二十六

雜著

題舅氏亭林先生錢糧論後

舅氏亭林先生學博而識精於天文河渠禮樂兵農錢穀之故上下古今洞悉原委數往來幾輔齊魯秦晉間盱衡時事間有所作錢糧論二篇至爲痛切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之儔匹也　國家嘉惠元元靡所不至而疆寓之内未能家給人足大司農亦以財用之絀爲憂探厥所由非理財制用之道有當變通者與自管子有金生粟死之論而

歷代以來錢穀之值亦互爲低昂漢章帝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一取布帛爲租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匹錢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唯嶺南諸郡土貢乃有銀多至百兩少者二十兩爾而憲宗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銅者有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自今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治罪方回古今考言宋時之田所在科敷不同有夏稅絹有綿有秋苗米有折帛錢有義倉

米有絹米有免役錢有鹽錢亦未有銀也南唐宋齊丘嘗云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救火撓水求清而宋景德中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賦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盡廢農耕矣不許蓋昔人之論如此不知銀之爲用何以偏重於今日如此之甚也自愚論之本色之米今日亦不異於前代惟布絹則非天下之通產欲如唐宋之代無地不織無戶不絹非以二三十年之功教之蠶織其勢有所不能而錢法之弊起於廣鑄自明末至今五十年來爐座日繁鼓扇未歇日進之利

歸之爐頭局官而錢品愈雜歷代傳流之貨悉皆銷毀今雖停止外鑄悉併京師二局而開採既絶人間無所得銅権關之官遂以買銅爲苦某昨歲對策謂須得公忠強幹之臣權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贏絀而爲之變通葢實本於先生之論嗚呼今日司國計者不可不三復斯篇也

書蘇秦列傳後

蘇秦張儀皆天下之辨士也然秦嘗自謂才不如儀是時秦方說趙王相約從親以擅有關東之政而使儀得用於六國則其寵移矣故召辱儀庭下

又陰資之使西入秦然後秦肘腋之患始去當此之時儀方感恩之不暇又何暇顧隋其術中則不得不反而爲吾之用故亦曰吾不及蘇君明矣以此知兩君者其平時皆以才相慕又相軋也戰國之士多奇變而其術非從即横故皆不可以並立於諸侯之國龐涓之於孫子心害其能必欲計除之故反爲其所殺如秦者可謂工於用妬者也然自儀入秦而六國之患日滋終於破從解約暴秦過惡爲天下笑此固說士傾危之常態而秦之用儀乃適所以自困也悲夫

書儒林傳

申公轅固可謂之能明經學而不可謂之能守先王之道者申公前事楚王戊知其荒淫不去年已八十餘猶應詔起帝已不悅其言猶愛大中大夫職幾不免於臧綰之禍殆哉轅生不欲爲黃老家言是矣隨下刺彘何其早也萬一帝不予利兵刺彘一不隨手中生其不爲彘乎使生以此時正辭折太后曰臣官博士太后以禮使臣雖赴湯火其敢逃死若輿隸畜臣而命之鼓刀以從宰夫之役是使臣廢先王之道而棄其官守也臣死不敢奉

詔如此太后必愧而謝生帝亦必益重生漢興幾
六七十年儒者與異端乍勝而乍詘訖於武昭未
知所定亦諸生之區區講説無有以守死善道者
動之也

馬文毅公廣西殉難始末

廣西偏處南粤而桂林當寶永之外以全州爲門
戶左倚蒼梧右據柳江　國家因前代之舊置省
會於此巡撫都御史行臺在焉康熙十二年季冬
吳三桂反書至粤馬公雄鎮方撫其地案　今甲
巡撫止治吏事未有提督軍務之命公便宜急病

約提師某公飭疆界嚴烽堠厲兵峙糧以絕三桂連結閩粵之路未三月將軍孫延齡叛應之延齡故定南王孔有德女夫也初有德鎮廣西戰歿無嗣　廷議以其功高不忍使他人代將用延齡為將軍俾統藩下軍仍鎮桂延齡紈袴子不知順逆因與都統王永年有隙十三年二月下旬七日遂殺永年及副都統孟一茂等三十餘人以兵圍臺署傳偽命遺公冠服且脅之降公朝服北向叩首曰臣亡狀祇以一死報國拜畢闔書室自經家人踢戶救之適有自提師所來者謂當與總督會兵即

至公曰果爾吾何難少俟因密疏陳延齡叛逆狀且言賊圍守之嚴一切上下文書皆截劫不得達臣責在封疆義惟一死昨潛報督提並云救兵將至姑少待之望亟移鄰近禁兵拯粵民於塗炭時三月朔日也疏至

上始知公毅不黨逆爲之色喜踰月督提兵不至公語長子世濟曰賊勢雖強人心自固汝速赴

闕請兵來我爲內應破之如振槁葉耳無徒父子相守爲賊所屠也世濟潛達江西巡撫江西董公衞國奏其事

上益喜遣童京二人馳護以來至則授以四品京
卿六月賊圍愈急公夜爲再陳粵西情形疏付長
孫國楨極言桂林人心素輕孫賊而吴逆遠不相
救有反掌可復之勢倘大兵亟到功可立就粵西
旣復吴逆腹背受敵平蕩可期臣遠在五嶺萬里
外若機有可圖臣敢不竭力如其不濟惟有與妻
子同齒劍死期無負
皇上知遇而已俾與客朱昉鑿墉而出數日客李
子燮又將次子世永潛出從之抵京
上復大喜并朱李二客並授以官於是賊偵知公

終不肯屈而子若孫入朝請師者相踵乃使其兄延基率兵排闥前執公公引佩刀自剄血流被體賊卒前搶奪之公握刀甚固截卒手落其三指終被奪不得死賊舁公出并親屬四十餘人幽別室而守公者甚嚴臥起不得自適如是者四年一幼女四孫及婢僕十四人以凍餓相繼死十六年夏三桂惡延齡異已以公在或爲所誘乃使賊吳世琮至桂林攻殺延齡隨召公稱僞詔欲降之公鬚髮怒張目眥盡裂罵曰吾大臣義當死所不即死者欲手刃汝輩叛賊歸報

聖主耳今志不遂死矣何多言世琮見公語峻無
降意攝公置他帳使其黨説誘百方更進以酒食
公傾食擲器怒罵不絕口賊度公終不可脅遂先
殺公幼子世洪世泰次家僕諸老道等九人次及
公公顏色不變怡然飲刃而逝蓋六月十一日也
配李氏子婦董氏女二姐五姐妾顧氏劉氏子妾
苗氏聞變相率自縊客孫成陳文煥匍匐宵行至
梧州告哀於將軍傅弘烈弘烈以聞
上惻然憫歎曰馬某果不負國矣其議所以褒恤
之者議上俾從優更議成文煥亦得除郡佐縣令

焉十八年春三桂死粵東西以次平次年夏世濟奉　詔迎公喪及冬至粵粵人言公既無命賊下令禁收其屍暴野外四十許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其左右各挾一子色凛凛有生氣下馬太息解衣覆其上次日使人瘞之廣福寺後桂民感公義烈私以瓣香酹酒奠瘞下者至今無虛日初李夫人在囚所未知公遇害守者房李二并登垣告之婦董請於李夫人先死次二女次顧次劉次苗二女與顧已就繯猶以其輩行相讓李夫人身爲收斂乃奮身入繯而卒今粵人言如此又部曲易友

亮者奉衣一襲進曰此
上所賜御服也公不忍汚賊手先卒數日授某謹
收之今幸不隕命敢以歸筍世濟泣受之以粤人
言徵之成文煥所述行哭求公屍自公與李夫人
以下骸骨皆在十九年世濟還京復命上賜衣於
朝
上嘉歎無已即以衣賜世濟贈公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賜葬加祭諡文毅　親灑宸翰以樹隧道䕃
一子入監讀書配李贈夫人祔葬子祭婦董以世
濟官三品亦得贈淑人論者謂公報　主之志久

而彌堅而
上褒忠之典加而無已君臣之際可謂兩盡其道
者矣公歷官名績及世系葬域皆詳碑誌家傳茲
不備著

書王君詔事

王君詔字徽山有氣槩康熙十三年大兵南征以
禮部精膳司員外管叅領事在順承郡王軍前是
時守臣帥臣望風奔竄已成燎原之勢
天子赫然斯怒出禁旅授鉞親賢往討之推轂以
行頓兵不進　神謨廟算違命不宣以致蠢茲小

醜經年乃得蕩定王君憤之十五年某月密疏言
戡亂爲王者之師神速實兵家之要未聞元兇鴟
張置而不較連年坐守糧匱兵疲而能克敵制勝
者也大兵於十三年三月抵荊州時常德澧州猶
然未失鼓行而前則湖南一帶指顧可復計日可
直擣賊巢而計不出此即不然而屯兵息馬據其
要害則長江已爲我有彝陵岳州兩路賊難兼顧
技無所施不攻自潰而計又不出此再不然而乘
其初至無備渡江據其南岍以爲可攻可守之計
亦不致賊兵之深溝高壘急難動搖我軍之披堅

執銳日夜防拒也而計又不出此禍首不除羣盜
皆逞今用兵之處不下數十屢出大兵不下數十
萬糜大司農金錢以鉅萬萬計雖廣開事例猶然
不給且楚地為出米之鄉往時斗米率三四十錢
今斗米一百三四十錢矣是米價三倍於昔也車
船夫役取辦於民閭旣困追呼重疲轉運弱者溝
壑强者潢池矣恐將來之從而叛者不止耿精忠
孫延齡王輔臣楊來嘉諸兇逆也且軍中馬匹倒
斃者十之五六士卒死亡者十之二三其存者亦
復銳氣全銷羸病相半萬一三軍解體時勢堪虞

此臣所以仰天泣血痛心疾首者也臣父子食禄三十餘年臣又身編戎伍不敢避嫌隱忍　陛下罪其越位違例加之斧鑕固所甘心倘　陛下鑒其赤忱請得統一旅爲諸將先驅不幸死於疆場猶勝坐以待叛臣亂民之剸刃於腹也臣誠愚昧不知忌諱瀝血上陳伏乞　宸斷救諸大將軍剋期進討不得仍前逗留濟師策應信賞必罰鼓勵士衆庶幾蕩平可期疏上朝士皆爲之咋舌謂獲罪且不測
聖天子嘉其忠直下詔切責諸將帥刻期滅賊於

是寬渠困殪諸方漸次削平嗚呼提將之符觀望不前者獨何心哉身在行間者知其事勢不過搔首長歎而已孰敢言哉孰敢言哉彼夫處臺諫謀議之例者而莫之言是誠人之所難言也故節略其疏存之亦以見聖世喜聞讜言以收蕩平之效云

綏德馬君鄉兵禦寇戰守紀略

康熙十四年乙卯夏四月三方梗化西南蠢動逆賊朱龍據延安府以叛府之屬一十九州縣守土文武將吏皆棄城走或從之作亂綏德州壬子科

舉人馬君如龍聞變率州之壯士若干人守山寨拒之遠邇就保其寨者千餘家賊將朱文英以衆五千攻圍四十餘日守甚嚴數出與戰賊輙失利五月十八日引退後三日龍遣其僞千總劉濟雲持書及僞劄來招君抵寨不得入呼曰延安一十九州縣皆爲我有汝寨孤懸所謂魚遊釜中燕巢幕上猶且不識時務不肯即下主將一旦統大兵至寨中人無噍類矣君聞之大怒令一騎縛之以入手刃之懸其頭寨門臠其肉徧食寨中人二十五日賊乃益兵數千爲長圍以困之會平逆將軍

兵已至永寧以弗得賊虛實遂延未渡河君乃遣
家僕王良夜潛渡河以書達將軍具言賊可破狀
期以六月四日渡河及期君悉率寨中壯士被甲
建旗鼓迎於河上大將軍兵既渡河君又面陳所
以破賊方略大將軍遂以君爲前鋒即日與賊戰
大敗之君生擒賊將黃文英斬賊首萬餘級追至
賊巢其衆號十萬一時星散龍僅以七十二騎走
定邊獨其黨李士英尚據延安大將軍便宜授君
本州守以撫之越二月延安平君即上狀幕府與
制府上所受綏德州印請返初服赴南宮試二府

交章上其功幕府疏言臣統兵至西河驛接見舉
人馬如龍備言賊虛實臣即以如龍爲前鋒一戰
大破之賊黨尚據延安臣便宜假如龍守本州遂
盡降其衆此實　朝廷威德將士用命而如龍之
功自不可泯制府疏言當變起倉卒時封疆之臣
無有能捍賊以固我圉者而舉人馬如龍以書生
奮義不顧死守孤寨不受偽署斬其使迎王師爲
前鋒殺賊甚衆如龍忠貞具文武才有古同仇偕
作之節槩宜加優敘　朝旨嘉之使即真移守灤
州以治績歷遷杭州知府二十八年己巳

上南巡至浙江君大以治行聞
上采民情即超授浙江按察司按察使今方嚮用
君生平事多可紀余特著其禦寇一節云
題吳梅邨先生愛山臺上巳宴序卷
此園次使君守湖州日以上巳讌集郡署之愛山
臺而梅邨先生所爲之序也是日會者十有二人
而余其一先生所以有孝穆之句云戊申迄今六
年園次已久去官梅邨溘焉長逝亦二年矣回憶
是日湖山賓主風流輝映渺然此期如在河漢余
嘗疑逸少蘭亭一序以佳辰勝賞非有他故而忽

爲死生今昔之感至纒綿往復若不勝其情者以今而觀殆甚之也辰六越子既用裝成卷軸携以示我兼讀羣公之題識蓋皆不身預其會且未有人琹之戚而低回傾倒情見乎詞况余之今日哉循覽泫然乃書其後

書江左興革事宜略卷後

靜寧菉公江左興革事宜略盛君輯而録之既屬余爲之序矣余惟公自涖吾吳值饑饉洊至師命促數日夜焦心勞思籌畫地方利害如濬劉河吳淞及白茆孟河請豁夙逋除坍荒減浮糧及賑饑

民蠲田租鑿鑿可紀公撫吳多善政此爲最大蓋
國家財賦倶仰給東南東南民力寛則上供不匱
而數十年來農田水利鮮有議及者天下之農惟
吳最勤勞不待有司勸課能自力以供上然地多
陂澤洪流大川泛溢爲灾非當事者實心經理民
卒流亡公規其大且遠者知所急在是也昔三代
之與江淮以南不入版圖朝廷邦國之需天地宗
廟山川百神之祀皆取足中原漢祖轉漕關中魏
武屯田許下國用饒足未嘗全取給江南也今西
北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而當事者不知經理棄

有用之地塞不竭之原憚一時之勞廢萬世之功此可爲太息者也公巷一方則計一方之利害然其實東南之患不在東南而在西北之農田水利廢置不講公以封疆重任各有分土不得已施之於一方然吾吳已受其賜矣有如西門豹鄭國之徒作渠引渠使荒斥瀉鹵之地盡爲沃壤農桑畜牧之盛寧惟吾吳舉天下皆蒙福國家收富庶之效斯民之幸曷有其極然非中外協謀不能有成吾故復書卷後以告於當世之爲民牧者

題留州守徐公墓表後

維吾嘉興徐氏始發祥於雷州公公起家孝廉爲
循吏有子司馬公家聲益燁赫司馬公以進士知
太湖溧水擢留銓歷光祿少卿而公以八十九齡
捐賓客司馬公既筮宅請華亭董文敏公爲墓表
今墨蹟具存又二尺牘荅司馬公請文者裝池附
於册尾公勳績大著於蜀粵表中略見大槩公之
歿也在萬曆癸丑越一年而始葬文敏以三十五
歲己丑登第此文當是甲寅乙卯作文敏年亦已
六十矣是爲中年書體閎整遒逸在李北海趙吴
興之間其結銜稱河南右叅政蓋自閩回乞休未

允嘗擢河南彰德汝州道雖未赴猶稱所授之官
重朝命也文敏諸生時與公相識而司馬公後三
歲釋褐並交公父子自鶴湖抵泖上百餘里時相
過從觀二札惓惓親故之誼詞義藹然可以知前
賢風致矣勝力宮諭勤思祖德什襲藏此余借觀
累月今將南還題而歸之

題陸探微畫卷後

真定相公藏陸探微畫一卷舊題爲布髪掩泥行
道相珠裝寶飾莊嚴具足儀衛森羅當是六朝神
品獨無跋語公命余題之余於佛典未諳友人吳

縣劉獻庭繼莊精於三乘問之云釋迦牟尼世尊
於往昔刧行菩薩道爾時有佛出興於世衆共迎
之菩薩無物以爲供養適地有泥菩薩據地上布
髮掩泥令彼佛踏之而過彼佛讚言善哉釋迦牟
尼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此出大藏阿含經是時菩
薩見佛不惜髮膚以爲供養所謂漸積勝業淥練
神明乃得佛道者其在此歟江左佛學甚熾一時
名公繪事多寫敎典佛象千年以來少衰矣而獻
庭爛熟葱嶺之書叩之輒應惜不生於齊梁與庾
肩吾輩人合掌讚唱聊因復役我公之命附其姓名云

戊辰會試策問五道

問孝經爲孝治天下者述也分五孝而以天子至
尊標居其首敎化之主也故天子之孝曰就言德
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也然則五孝並須天
子而成審矣乃於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訓辭
豈非盡力隨分人各自勉者與抑天子旣極愛敬
必臣下能奉行其敎乃成也我
皇上躬行大孝竭誠備物孺慕同於虞舜三朝過
於文王可謂通神明光四海者矣爲臣下者幸生
聖世其勉思夫立身事　君宜何如與孔子以

孝爲至德要道又曰教之所由生又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然則孝經性道教之書也中庸亦舉大孝達孝然則曾子子思之傳皆本於孝與天子之孝以愛敬爲綱其目可得而臚舉與五孝自致養而後尤莫重於致哀致嚴曾子所謂民德歸厚者固必本於此與其何以不愧於天經地義而自奮於至順之治多士研精孔鄭有日矣願統論其條貫樞要將敬聽焉

問國家當務之急在知人安民百官得職斯萬姓蒙利古者咨於四岳謀及卿士庶言同則繹罔弗

羅衆人之耳目爲明達之用然如臯陶謨言載采
采蓋覆其事以求其人而人固有所以所由所安
之不同若何而果得其眞與書又言愼簡乃僚蓋
朝廷擇長官長官擇其屬擇之之法云何唐之陸
贄宋之曾鞏言之詳矣抑更有數佐其說者否也
夫文王之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古者讓而
輓近世乃趨於競矣競端一開舉者與爲所舉者
交私焉古今人絕相殊者曷故毋乃廉耻不興清
議或缺以至斯極與唐制常叅官上後三日舉一
人自代蓋猶讓道焉然特具文爾欲收實效何道

之從我

皇上念安民之要在擇大吏故嘗疇咨在廷訪求

俊乂而諸臣往往所舉失實彌壓　宵旰之勞今

欲洗心滌慮破除錮習何以去推諉之弊絕偏黨

之萌何以立其誠使勿欺灼其知使必當試言之

無隱

問興賢育才古今異道論者謂三代以後淳漓朴

散鄉里選舉或未出於至公不若一歸於學校科

舉將聽言可以信行因文可以見道然與否與東

漢以後策試孝廉有不中科而刺史太守免官者

夫以質行取之而以空文試之得乎抑亦孝秀自
名而未之學何以解於閔馬父之譏也書言學古
入官議事以制記曰學士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然
則與廉舉孝與夫讀書窮理豈異人任乎自教術
多闕人材皆麻朝廷郡國有一事諮問愕眙不知
所出識者病之熙寧中程子嘗建議革末流之弊
朱子師其意作學校貢舉議設德行之科以齊其
本又立分年試諸經子史時務之法使士無不通
之經史而皆可用於世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今
我

皇上崇儒右文終始典學而士之占一經以試於有
司者往往未足以對揚休問今若仿朱子之議而
行之意人才必鼓舞振作試條舉其說以對
閎孔孟既遠道在遺經漢初以來諸家專門墨守
師說而未皆合於道千餘年間僅稱董楊王韓然
亦尚多訾議要其傳經之功果可盡泯與至有宋
濂溪特起二程承之橫渠太高正蒙太虛不如周
子太極龜山則並疑西銘其說何與共城之學貫
徹天人或又以爲象數而歧之何也宋史道學傳
備載程朱高弟其行義可詳舉與朱子同時敬夫

伯恭其羽翼也至於金谿陸氏論太極無極之旨
則牴牾特甚其同異之故可得而悉數與元時金
華諸子得朱子之傳明初理學未墜河津澠池特
爲正宗而餘干繼之讀書存疑居業三録造詣何
如與其後新會姚江獨宗象山之學泰和高陵無
錫起而闢之皆名儒巨擘其源流可詳論與我
皇上纘堯舜之心傳弘周孔之至道士生今日必
有能明諸儒體要者其分析言之將爲　黼座獻
問仰觀俯察爲帝王經世之大法司馬作天官河
渠班氏益以五行地理自後或闕或詳何也古者

以土圭測景其推曆本於章蔀紀元今里差歲差
或有不合何與占候分野其說不同唐一行以山
河兩戒雲漢中分其果至當與宋元占天之家孰
優孰劣今所用泰西之法詎不勝於曩代與至於
冀州黃帝所都京師之地上應紫微丘濬謂地之
勢以北爲極其可得而揚厲與五嶽之名古今不
一四瀆之流分合不常桑欽酈道元之說亦有可
言者與　國家設占天之官推驗災祥曆象其備
負者率多庸瑣至於都會邊徼山川阨塞之數士
大夫能心識口述者寡矣夫古者南正司天北正

司地皆聖哲流亞用能絕地天通無蓋鮌寡今奚以無其人也將無儒者肆其文有司守其器道實不相謀與抑當飭海内髦士專心講習與夫崇效甲法儒者事也好學深思厥有源委便攄胞臆舉其梗槩

順天鄉試策問四道第一道主考蔡修撰作不錄

問古者帝王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求言納諫如此其亟豈非以致治之要莫此爲先者歟然自古抗顔以諍虛己以聽者何其少也夫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矇

誦工諫庶人傳語有可以匡君德而裨治道者蓋無不可言之人洎乎後世直言極諫列於取士之科拾遺補闕有專司之任而效不逮古亦可見矣明時不專設諫員而寓其責於科道丘濬謂國家不以諫諍名官欲使人人得盡其言也然歟否歟皇上勵精求治黎明聽政百官以次奏事又不時引見召詢雖虞舜之好問察大禹之求善言無以過矣而尚或敷陳有未盡者豈鼓舞招徠之道猶有所未至歟漢文帝唐太宗求言納諫可謂至矣然賈山謂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

盡劉洎謂面加窮詰非獎進言者之路其說果有合歟夫言之繁瑣雜進者固未必皆當因其不當而設爲科條若制防之即其以言爲職者不過寥寥數十官而凡有論列多沮於所司之議致使臺諫稱緘默爲老成而諸不在言路者益以納忠爲戒自古政治之得失未必不由此矣昔人嘗云諫者多表上之能好諫者直示上之能容故謂言者沽名必其可以取名者也謂言者市恩其言必非刻薄傷治體者也一再思之必然省繹然則爲臣下者得無有習爲故事而不思其要格於成憲而

不盡其用者歟何以作骨鯁之氣而廣聽受之益其詳言之無諱

問先王之制天下也為之禮樂刑政以統一之天下莫不回心而嚮道及乎後世詩書六藝之文朝廷刑賞之典非不粲然備也而風俗之漓起於有位人心之變積於無形始以貪冒相髙而卒成禍亂豈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廉耻之道不講而至於是歟

聖天子恭己於上凡欲與百爾在位砥節礪行以與天下更始所以講求之者唯恐不及焉顧今日

中外臣工果可謂無負歟傳曰上興讓則下不爭
又曰士君子寧處其厚毋處其薄厚薄爭讓較若
黑白然而世之趨者常在彼而不在此何歟漢有
崇厚論晉有崇讓論史稱其感時澆薄廉遜道缺
乃著論以示風然卒不能砥頹俗而挽積習則何
說也荀子曰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而能使欲利
之不克其好義也吏道雜則志不壹志不壹則廉
恥不興今欲使之敦廉重恥返厚而明讓其本安
在則激勵不可無術歟或謂崇尚簡默亡補經術
雖規言而矩行亦昔人所云刻木而官之者耳國

家奚賴焉夫獎節操抑浮囂固非欲得迂疎無當斤斤盜虛聲鮮實效者也三代以後唯西漢治稱近古寬仁長厚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其時政事未嘗有廢墜綜核名實如孝宣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其時人才未嘗有偉進何修何營而克臻是意者法制明肅清議盛行然後士大夫爭引廉恥為重而風俗可幾於厚讓歟抑敦禮以教忠重祿以養廉在今日亦當亟議者歟願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悉陳其所當務毋有所隱

問歷代國史之作其所由來尚矣春秋左氏以後

司馬遷班固綜其體要後世因之粲然並列原夫三國以上猶作者自爲及晉宋而還則鮮不被詔唐太宗天縱之才留心史籍自晉迄隋中更南北而史之成於貞觀者五斯固英主之爲也石晉用兵之時宰相劉昫猶纂唐書宋太祖開寳六年即命薛居正等修五代史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命宋濂等修元史明年二月開局八月書成又續修庚申君事洪武三年二月開局七月書成蓋以前代之興廢即本朝之勸戒故歷代以來旣有天下無不亟亟於勝國之紀載我　國家定鼎燕京混一

區宇已三十年則纂輯明史非今日所至急者歟宋濂之修十三朝紀也發所收金匱之藏而聘汪克寬胡翰高啟趙汸等十四人爲之其修庚申君事也則遣使采之北方而聘趙壎朱右貝瓊等十五人爲之總裁必任宏博之儒則事詞覈纂修兼用遺逸之士則議論公故任不可以不專而用不可以不廣今自史館而外故老遺賢豈無熟知前代掌故如汪克寬趙壎諸人者乎洪永累朝一代大綱備在實錄惟啟禎獨缺然實錄所載或有粉飾之詞而雜志野乘衆說如林參稽必備惟是諱

忌之疑莫能自釋歲月旣久散軼亦多作者旣自
託於名山之藏守者或誤比於挾書之律何以網
羅舊聞無有遺憾亦當如洪武時專官蒐采以資
財擇歟苟不及時圖之得無者舊凋零遺聞放逸
久而愈失其傳歟多士其明言之
問盜賊之興起於不察故周禮野廬司厲之屬其
法每加詳焉蓋其關於治亂之數豈不大哉顧去
盜如去疾從其本則自已狥其末則雜出而成結
轓之患我
皇上宵衣旰食飭司牧以靖盜安民可謂勤且至

矣而內自畿輔迄於各省督撫諸臣以盜告者歲無虛日其故何歟民雖至愚無故而爲盜孰不知法所必誅乃甘以父母妻子所賴之身至於嬰禁網而猶不可遏彼獨非編戶之民好生而惡死者哉抑固有驅之使然者也今者弭盜之術謹戍防嚴捕治而猶懼其慢也復重考成之格以督之一涉盜案有司積歲不遷而降革隨之斯亦至密矣得毋弭盜尚有本源深思其故而先事求之之爲得歟昔龔遂之治渤海願便宜從事至則先罷屬部逐捕吏而卒收止息之效孝武時遣繡衣發虎

符之兵以擊盜又作沉命之條盜不發覺及發覺而捕不滿品者罪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然而盜乃寖多此其故亦有可得而推言者歟向使用龔遂於孝武之世亦將有成績不與胠篋之子始以一捕尉逐之而有餘有司習而安焉往往合而不可散此法輕之弊人之爲國與民常不如其自爲罪將及已則上下相蒙或匿多以爲少或文彼以掩此而盜之脫者亦多術矣是以窮之者縱之則又法重之弊何道而使輕重各得萑苻晏然歟或謂兵以禦盜而兵即爲盜廵撫宜治兵則其令

下也臂指相應或謂餉缺而兵饑驕悍之卒瞋目攘臂持主將之短長有將領不能詰者何以核兵理餉使兵民相安歟其並著以備採擇焉

主考盟誓文

維康熙二十七年歲次戊辰二月甲辰朔越十九日壬戌考試官某同考試官某等敢以瓣香昭告司盟某等荷

朝命典試禮闈學術固陋大懼弗克得士以備國家任使致寒儁抑而不章用是矢諸　明神其有偏私玩易弗虛公於乃心弗恪恭於廼職上負

聖恩下負多士神其殛之俾蒙蔽賢顯僇禍罰及
於厥世謹告
殿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帝王誕膺天命撫御四方莫不以
安民興賢爲首務朕纉承
祖宗鴻緒孜孜圖治民生休戚日廑於懷而治未
臻於郅隆其故何歟今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
利之休何道而可興賢育才原以爲民今旣崇經
學以正人心重制科以端始進乃士風尚未近古
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果陶淑之未善歟抑風

俗人心習於浮僞徒徇名而失實歟必如何而能追棫樸作人之盛以幾時雍之化也我國家揆文奮武禮樂之彥韜鈐之臣兼收並重何以簡用得人使才稱其職廟堂著亮采之功封疆有干城之效歟在外地方大吏惟督撫是賴牧民之官守令最親必表正而後景直欲使大法小廉遵功令而修職業以爭自濯磨將何術之從歟漕糧數百萬取給東南轉輸於黃運兩河何以修濬得宜而天庾積以充裕俾國收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處此爾多士志學已久當有確見於中其各攄

夙抱詳切敷陳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古帝王之受天命而撫萬邦也必有愛養天下之仁以垂萬年之利澤亦必有鼓舞天下之道以興一世之賢才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合四海而爲一家利澤所由溥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時百工而撫五辰人材所由奮也制治以養民爲急而使布憲者祗承其意乃有以收去弊興利之實益而令甲不爲具文分職以用人爲要而使服官者各見其長乃有以鼓殫智竭能之精心而臣僚不爲曠位法非具文則以人行法法不期於過

容而必不致扞格而難行人無曠位則以法馭人
人不必其皆賢而必不致因循而容不肖雖法有
所及亦有所不及而綜核名實足以周通乎庶務
所由張弛而咸宜雖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而黜
陟幽明足以震動乎羣心所由激揚而爭奮是則
賛采所以宜民而承流宣化無一人之不職也亮工
所以熙載而經邦定國無一事之不理也欽惟
皇帝陛下函三在宥得一秉時建極以錫庶民執
中而衡萬物神功內運敷天仰覆載之無私大武
旁昭薄海誦聲威之有截　視朝昧爽咨揆岳而

詢事倣虞廷之吁咈都俞　駐蹕時延進父老以陳風邁夏王之鐸鞀鐘鼓政兼富教六府惟修三事惟和黎民遂登於敏德治洽神人五紀用平三德用乂庶徵克底於休祥固已化美時雍人歌順則矣乃猶進臣等而親策之咨以安民興賢之務念吏治之不清閔民生之未遂而歸之風俗人心此眞天下萬世之福也臣請得而備陳之臣惟安民之道務其所以利民者去其所以擾民者而已天下承有明之季疾征橫歛之餘繼以凶荒兵燹救死扶傷之不給　國家之興固已出之湯火之

中登之衽席之上矣然自平定安輯以來休百姓
之力者二十年於茲而生齒未蕃荒萊未闢閭里
蕭條而蓋藏猶乏也洪惟我
世祖章皇帝勤恩疾苦視民如傷
皇上繼之以容保無疆之至德錢糧之逋欠蠲豁
者及乎康熙三年以前矣畿輔秦齊一方之水旱
發帑金而賑濟矣田土之圈占永停藩産之變賣
悉罷而且軫恤淮揚灾荒之困漕糧之積欠者遵
部議而特免矣
皇上愛養元元之意維持而護惜之凡可以爲民

古方一不立見諸施行哉而民力困窮猶甚者臣
竊以爲農政之未修也有司奉行未善也穀賤金
貴而民困也東南有十畝共桑之迫而西北有曠
野不發之田宜設勸農之官闢地利修農功陂塘
渠堰所在舉行如蜀中諸郡以及秦之西代之北
中州南汝之間皆膏腴宜墾之地也兩稅三限唐
宋以來之制今者內府未饒而不得不有待於開
徵兵餉告急而不得不預支於春首在小民以二
月而完五月之糧在有司以今年而補上年之缺
甚且丁徭之外驛傳河工之屬仍責之民而濫稅

私徵屢形之白簡也宜復夏秋徵收之例而一切
擾民之事嚴爲之禁民困其稍蘇矣漢唐之代以
帛爲租宋始用錢金章宗始鑄銀曰承安寶貨公
私用之以迄於今不過三四百年爾乃海船已停
而礦脉久閉民間之銀日耗而不生而上供者必
常額取盈昔宋齊丘有言錢非耕桑所得以錢收
稅是教民棄本逐末也徵錢尚不可何況於銀臣
謂宜擇公忠強幹之臣權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
盈絀而爲之通變將懋遷之化上比於有虞生生
不匱而財源自裕也若夫興賢所以爲民而崇經

學重制科

皇上臨雍釋奠訓飭師儒興起教化可謂盛矣而吏治未盡清者何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參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考以里閈之毀譽試以曹掾之職業其法猶爲近古自唐至今所試者詞章而已所拘者資格而已至掣籤之例起自故明萬曆中年用以防姦則可耳以言得人則未也成例彌拘而銓除彌以失當選舉彌多而人材彌以淹積吏調彌數而民生彌以困弊豈舉能其官之意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

近日浮夸躁競浸以成風求薦則自翊才能上章則侈陳勞勩恬退者目爲闒冗廉靜者鄙爲無能至乃世祿之家以奢麗爲好尚能文之士以輕薄爲風流尤而效之將何底止臣謂宜於成法之拘閡者變而通之無使盛德尊行之人守拙而沉滯無使矯亢謬悠之士虛名而進庸革薄從忠奬恬抑競人心既正風俗自淳吏治可得而清也若

聖制所云揆文奮武太法小廉馭天下之大道也

國家文教誕敷武功遐震禮樂之臣與干城之寄兼收並重矣古之帝王崇儒講藝期門羽林皆

通一經而於時亦選材力武猛者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於春秋講肄課試今搢紳之士明習掌故通達治體者固不多有而武弁有不能跨馬穿札者武舉武生冒濫殊甚自八旗以外列營置戍之兵類多傭販宜一切清汰而教練之所謂以精勝多以暇勝猝者今日不可不預爲之講也

皇上之重督撫也愼推舉嚴責成居官治狀備加咨訪　召見面諭諄諄告戒屬吏有賢能請留請擢破成例而曲允焉任之至專矣守令各官有即陞之條有卓異行取薦舉之例待之至優矣然皆

斤斤焉以不違憲令不犯科條爲苟幸無過之計
而未皆奮發有爲者也臣謂懲貪之法貴於必行
而課吏之法貴於用恕使天下之吏人人有畏咎
之心不若使之有赴功之意使天下之治盡出於
有司之成法不若其出於良牧守之仁心願略去
簿書期會之細而課以吏稱民安爲之殿最則吏
治蒸蒸人思盡職矣黃運兩河者　國家所藉以
轉漕而近者自董口旣淤黃流屢決淮泗以下咸
被其災蕭然煩費宜令河漕二臣分勘上流下流
之水而講求疏濬築塞之方無分畛域無拘成例

無憚大役無措帑金務爲一勞永逸之計河得其
道而漕運自通矣此所謂以人行法而無扞格之
憂以法馭人而去因循之弊愛育天下之仁亦鼓
舞天下之道也而臣以爲其本在
皇上之一心夙夜宥密之中必有以灼見萬事之
本原然後可以御天下之賾而不亂變化云爲之
際必有以謹守方寸之初動然後可以定天下之
一而不搖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安汝止惟幾惟
康此安民興賢之本而衍 國祚於億萬斯年者
也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

隕越之至臣謹對

改過

士貴立志窮達得喪有命存焉不足以累其心也凡功名不求而自至乃爲進身之正始進正而乃可與語立志矣藉有人焉不能安命而妄有所憑藉雖幸得之衾影屋漏有不能自欺者旣而人事推遷所憑之人或不能以自保我必與之俱仆即或幸免焉而指摘非笑紛起叢集崎嶇蹉跌不勝其困所謂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哉吾爲若人計則有說焉夫剛大之體吾所自有乃萎薾不

振至於如此咎在吾志之不立耳設也憬然悟翻然自悔其所爲去其脂韋洟涊之習而一出於剛正所謂不屈不撓塞乎天地者自若也復何叢詬之不可滌乎由是以歷乎榮辱得喪之塗坦焉康莊無入而不自得視夫向者之跼蹐困躓又何如也春秋大改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聞過則改雷迅風烈以象遷改義最精深吾深爲若人望焉

好古

歐陽永叔曰物必聚於所好金玉犀象難得之物

而有力者能聚之金石遺文往往湮滅於荒墟破冢之間由於好之者少耳予則以爲永叔之所謂好猶有未盡夫古人往矣惟藝事之工美見於遺墨斷楮猶其精神所寄託也由是以推其生平所用之尊彝服器珮環鉤玦亦皆有遺澤存焉於是乎寶之寶古物者凡以重古人也然其爲物不足益神智治身心廣學識精義理亦僅供把玩而已古人之所以不朽者曰立言雖遠隔數千百年一室晤對如在几席是故善慕古者莫若讀書今世以其鏤刻之廣購取之易往往忽之不知書之爲類

夥矣自六經子史而外凡爲理學經濟之儒名臣介士咸有著述厄於世變以時銷亡其所存者千百之什一也有志之士當移其嗜古之心一之於書得其片言足以益神智治身心見其行事足以廣學識辨理義而所謂金石遺文之可資爲考訂之助者亦其一而已舍是而曰吾姑寓意於物君子則誠有所未暇也雖然猶有進焉伊川之論讀經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故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晦菴之論讀史曰病中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

隳地始悔向來作文字看過之爲枉讀書也故讀古人書遇格言善行當求身體而力行之遇難處事必思身處其地如何善全而不悖於道如是沉思久之真積力久事理沛然而力行之無所滯礙斯爲自得於己不枉讀書者矣不然古之聚書萬卷而淪沒於水火盜賊者不知其幾矣此與玩物喪志者何以異哉

教習堂條約

僕等並膺

朝命爲諸君師自惟識膚淺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

皇上選造多士懇懇勤勤務期成德達材以備
國家之用
天語肫切聞者歡欣僕等敢不竭其愚誠用相規
切以無負
皇上所屬任願諸君相與檢飭身心強勉問學精
心從事孰復講貫尊聞行知日積月累以至於高
明廣大他日爲純臣爲眞儒副　國家期待之厚
僕等之願也學問名教之事滿書漢書初無分別
各宜砥礪今與諸君約几條列於左
伊川云凡爲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

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晦翁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薛文清曰讀書道義求日用之實理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已矣由卑邇而高遠由下學而上達諸君將近思錄朱子節要讀書錄及性理諸書精心尋思反覆考驗其理聖賢一字一句皆有用處久之自能造入閫奧須虛心定氣不可因循玩愒勉之勉之

古今人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之止於富貴利達者矣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也范文正公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王沂公對

公言曾生平志不在溫飽者之二公後日之勳名可謂較然不欺者矣諸君自省平日立志於二公何如也不讀非聖之書不敢妄爲此字事處善循理固窮戒得乃是許身稷契堯舜君民根本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諸君其愼之於微愼之於始一事茍則其餘皆茍矣危哉

學習國書取自英年乃

朝廷儲蓄人材爲異時委任之地期望何等深厚自待豈可少輕專意討論虛懷諮問耳聽心受隨手劄記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至經史古文乃

不可須臾離者勿以學習翻譯或致曠棄空疎弁
淺豈免貽譏士林
皇上稽古右文將不時考校滿漢文義並須淹通
此中有甘有苦有強勉有自得處久自知之
經學自漢唐諸家發明至暢宋元名儒乃得其體
要至明季而鹵莽甚矣在諸君專門名家各有師
承其爲明習自與時俗治經若相去倍蓰顧舊例
開館之後更受他經背誦數行具文無實今宜熟
讀注疏他日當倣帖括遺意間用帖經幾條或經
文或注疏十得八九爲上得六七爲中得四五爲

下矣此畱記之功高明者所易忽然由之以貫穿全經則易易注疏既熟乃約之以諸儒之說如築室之有墻壁可以依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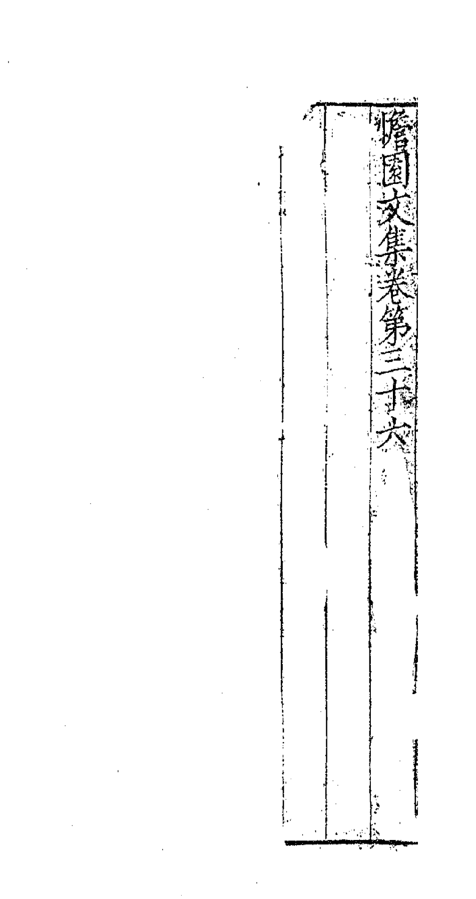
次則讀史所以令諸君讀史者匪苐欲知其體例也匪直以資宏博也史之所言成敗得失切於致用說命所謂人求多聞時惟見事者也今欲聞時諮問史事以觀諸君論世之識宜求實益勿託空言

昔人言文以氣爲主者似矣而未盡也文以理爲主而輔之以氣耳立言者根柢於經學道學則當

於理矣不通經固不足語於文不闇道亦不足語
於文也明之初年宋學士王待制皆遊黃氏之門
以上遡考亭夫子之傳自是三百年來論文者必
合三者而言之乃爲正宗非是則旁門邪徑矣遵
巖震川諸君子奉此規矩至謹嚴也北地歷下數
公以才子自命是其本原先誤毋怪乎擬古雖工
終少自得而新會姚江以後心學日盛脫棄文字
漸以六經爲糟粃則又高明者之過也别裁僞體
諒諸君雅有夙心加慎焉而已詩賦之學其原皆
出六經要必無字無來歷方能追配古人

自六經以至周秦諸子多有韻之文易象傳無不用韻者此固天地自然之聲也詩三百篇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遘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屬對精切爲六朝之濫觴如國風長句抑揚逸宕爲騷賦之權輿此亦天地自然之聲也辭賦固古詩之流即偶儷未嘗不本於古此皆前哲之所已言而其盛衰之故存乎作者之心氣其視爲經國大業即下筆有清廟明堂之容其視爲雕蟲小技即涉想皆月露風雲之狀矣考其原委推其正變大雅可作所望諸君

敬與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與惰爲學問進退之
界薛文清云聖賢欲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
之而不能體其心以爲心可謂自棄者矣諸君試
思經傳粲陳備陌秩秩有階級可升有津筏可濟
身列朝籍親聽
至尊訓諭翰林清肅之地前哲芳型具在寸陰可
惜夙夜邁征奮迅以淬厲精神沉靜以涵蓄義理
博學多識融會貫通毋告諄諄而聽藐藐敬業樂
羣自相師友必憤必悱以求啟發望之望之



𤸎園文集卷第三十六